

欧洲十大
犯罪推理小说家
作品系列

暗黑无界

BLACK SKIES

[冰岛]阿诺德·英德里达松◎著

程 昕◎译

非
外
借

新华出版社

暗黑无界

[冰岛]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著

程 昕 译

BLACK
SKIES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黑无界 / (冰)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著; 程昕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 Black Skies

ISBN 978-7-5166-3599-5

I. ①暗… II. ①阿… ②程… III. ①侦探小说-冰岛-现代

IV. ①I53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96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7182

Black Skies by Arnaldur Indridason

Copyright © 2009 by Arnaldur Indridason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Victoria Cribb 2012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rlagid Publishing,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暗黑无界

作 者: [冰]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译 者: 程昕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高映霞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 × 210mm

印 张: 10.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599-5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不
到
最
后
·
没
有
真
相

欧洲十大犯罪推理小说作家作品系列

(冰島) 阿諾德·英德里達松

《沉默的墓地》*Silence of the Grave*

《罪夜》*Reykjavik Nights*

《瓮城谜案》*Jar City*

《诡异海岸》*Strange Shores*

《暴怒》*Outrage*

《血色天籁》*Voices*

《暗黑无界》*Black Skies*

《干涸的湖》*The Draining Lake*

《低温症》*Hypothermia*

《寒城疑云》*Arctic Chill*

他从塑料袋里拿出皮革面具。面具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有点粗糙，不过还是可以将就着用一下。

他最担心的就是在路上遇到警察，所幸一路上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塑料袋里除了面具以外，还有他从酒铺里买来的两瓶酒、一把沉重的铁锤和从手工店里买来的金属钉子。

做面具的材料是他前一天从一个进口皮革的批发商那里买的。想好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以后，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了皮革、线和硬楔针之类的必需品。出发之前，他好好修了修胡子，还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

实际上，清晨的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所以他几乎不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注意。他低着头，确保不和任何路人眼神接触，大步流星地走向格雷提斯戈塔街上的一栋木屋。到了木屋，他匆匆下楼来到地下室，打开门，溜了进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

地下室里很昏暗，但他已经非常清楚里面的布局了，哪怕在一片黑暗中也能行动自如。不过，刚刚进屋的时候，他还是停住了脚步。屋子并不大，右侧是一个无窗的卫生间，厨房和卫生间在同一侧，窗户很大，对着后花园，不过他已经用一条厚毯子把窗户遮住了。厨房对面是客厅，客厅旁边是通向卧室的门。客厅的窗户对着大街，但也被厚厚的窗帘遮挡住了。到目前为止，他只匆匆扫过一眼卧室，里面有一扇高高的窗户，被他用垃圾袋遮住了。

他并没有开灯，而是摸索着找到了他之前放在走廊架子上的一小截蜡烛，然后用火柴点亮了蜡烛。在摇曳的烛光照射下，他来到了客厅。他能听到椅子上双手被绑在身后、嘴巴被塞住的老人发出的闷哼声。他尽量不去看老人的脸，尤其是他的眼睛。他把塑料袋放到桌子上，拿出了里面的锤子、面具、钉子和酒，然后拧开了瓶盖，大口享受起这久违了的微温的烈酒。

随后，他放下酒瓶，拿起了面具。这副面具制作讲究：厚厚的猪皮革加上蜡制帆术线，而且是双线缝合。他在面具的额头处挖了一个圆形的孔，用来钉镀锌铁钉，然后围着它缝了厚厚的边，确保钉子能立得住。面具的两边有缝，穿着厚皮革带，可以将面具牢牢地绑在脑后。眼睛和嘴巴的位置也开了缝。面具上端一直延伸到了头顶后部，连着一根皮革带，正好可以和脑后的皮革带绑在一起，确保面具不会滑落。他没有仔细量过尺寸，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头型直接做的。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尽量不让自己去听那个老家伙的呜咽声。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农场里也有一副类似的面具，不过不是皮革的，是铁的。那副面具被放在羊舍里，大人们不许他拿，但

有一次，他还是偷偷看了它一眼。铁面具已经锈迹斑斑，摸起来冷冰冰的。他注意到，钉子洞周围有凝固了的血迹。他只在某一年的夏天见过有人用这副面具。当时，一个农民准备杀掉一头病牛。农民肯定弄不到枪，而这个铁面具就派上用场了。面具有点小，没法儿套住整个牛头，农民解释说因为它本来是给羊用的。农民拿起大铁锤，对着钉子狠命一击，钉子深深地扎进了牛的头颅。牛随即瘫倒在地，再也不动了。

在乡下，他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过他，他是个小可怜虫。

他从未忘记农民口中这副带钉子的面具的名字，这使他想起了某种痛快的死法。

死亡面具。

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

钉子在他的锤击下冒了出来，他盯着它看了许久，它能够扎进头颅五厘米深。他知道，这已经足够了。

西于聚尔·奥利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把车停在公寓外头，而他自己已经在车上坐了将近三个小时了。什么都没发生，报纸还好端端地待在信箱里。有几个住户进进出出，但谁也没有看过那报纸一眼。他专门把报纸的一半留在信箱外面，方便有心之人顺利地将它取走。这个人可能是贼，也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想让楼上住的老妇人烦心。

这算不上什么疑难杂案。说实话，在西于聚尔·奥利的印象里，这是他加入警队以来最鸡毛蒜皮最无聊的案子。他的母亲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帮一个朋友的忙。那朋友住在克莱普斯未克街上的一栋公寓楼里，位于雷克雅未克北岸附近。她订了一份报纸，但是打从某个星期六早上开始，每当她去取报纸的时候，报纸总是从大堂的信箱里不翼而飞。她自己没逮住小偷，而邻居们也都一口咬定没有拿她的报纸，有些人甚至说自己根本不屑于碰她那份破右翼报纸。某种程度上，她也承认这一点。她之所以坚持订阅

这份报纸，其实也只是为了看里面的讣告版，这个版块有时能占到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

她心里已经有了几个住在楼里的怀疑对象。比如说，楼上有个被她称为“色情狂”的女人，门前总是有不同的男人流连，尤其是在晚上或是周末。即使不是这个女人偷的，也是她的哪个男人偷的。还有个邻居也是她的怀疑对象，住得比她高两层，没有正经工作，成天窝在家里，还自称是个作曲家。

西于聚尔·奥利看见一个少女进了楼，很明显是在外面玩了个通宵。她醉醺醺的，从兜里掏出小钱包，但一时却找不到钥匙。她摇摇晃晃的，得抓着门把手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她一眼也没看过那份报纸。西于聚尔·奥利看着她跌跌撞撞地上了楼，不由地心想，社会新闻版里肯定不会登她的照片。

他那顽固的流感还没好。当然了，没人逼着他这么快就起来工作，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实在没办法继续缠绵病榻，整天守在他那四十二英寸的等离子电视机旁看电影。尽管身体还是很不舒服，但他宁愿自己忙一点。

他的思绪飘回了昨天晚上。他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地点在戈费的家里。戈费是一位自负的律师，打从初次见面，西于聚尔·奥利就不喜欢他的做派。他把大家都叫到自己家，表面上是要搞聚会，实际上却准备了长篇大论的演讲，宣布自己升任了银行某部门的经理，正好借着聚会庆祝一下。这确实很像戈费这种打着蝴蝶领结去上学的傻瓜做出来的事情。当所有人都在鼓掌的时候，西于聚尔·奥利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鼓掌。

他心怀愤懑地环顾四周。他怀疑自己是这群人里毕业后混得最

惨的一个。每当他参加这种聚会，这个想法就会盘踞在他的脑海里。这群人里有像戈费这样的律师，也有工程师、两个教区牧师、三个训练有素的专家医师，甚至还有一个作家。西于聚尔·奥利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但在文学圈里，人们却极力吹捧他的独特风格，说他深得“非理性”之妙——这是伪知识分子最新的文学评论术语。当西于聚尔·奥利拿自己和老同学们进行比较的时候，一想到他在警队的生活、他参与调查的案件、他的同事埃伦迪尔和埃琳博格，还有那些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社会渣滓，他就几乎找不到能让自己高兴起来的理由。他的母亲总是说他当个警察太屈才了，不过，在他加入警队的时候，他的父亲倒是非常高兴，认为至少他对社会的贡献比大部分人要多一些。

“在警队干得怎么样？”工程师帕崔克问道。戈费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一直站在西于聚尔·奥利旁边。他们两个从高中起就是朋友。

“就那样吧。”西于聚尔·奥利回答道，“你一定忙得四脚朝天了吧，现在经济这么繁荣，水电工程项目这么多。”

“我们确实忙得不可开交。”帕崔克说，神情比平时略显严肃，“这样吧，我们找时间碰个面，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讨论讨论。”

“当然可以。到时候用不用把你抓起来啊？”

帕崔克并没有笑。

“我星期一联系你，如果可以的话。”离开之前，帕崔克说。

“好啊。”西于聚尔·奥利回答道，然后朝帕崔克的妻子苏珊娜点了点头。大家一般不会带自己的伴侣出席这种场合，不过今天苏珊娜却来了。她对他回以微笑。他一直很喜欢苏珊娜，总觉得他的朋友好福气。

“还在捍卫法律的尊严呢？”因格福尔拿着酒杯走过来。作为同学里的两位教区牧师之一，除了侍奉上帝，他从未想过要干别的。他父母都是牧师，他也算是继承了家业。他并不是个假装虔诚的人，正相反，他喜欢喝酒，也喜欢女人，现在都已经是二婚了。他曾经在班上和另外一位教区牧师埃尔马进行过辩论。与他完全不同，埃尔马非常虔诚，是一位清教徒式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极力反对一切变化，尤其是那些妄图颠覆冰岛基督教传统的同性恋。因格福尔却不在乎这些，只坚持牧师父亲教给自己的一条准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过，他很喜欢惹恼埃尔马，而且经常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成立“埃尔马派”。

“你呢？还在做牧师？”西于聚尔·奥利问。

“当然。我们可都是不可替代的呢。”因格福尔笑道。

戈费走过来，热情地拍了一下西于聚尔·奥利的后背。

“当条子怎么样呀？”他声音洪亮，志得意满。

“还不错。”

“从来没后悔放弃学法律吗？”戈费继续问道，依旧那样自负。这些年他发福不少，蝴蝶领结渐渐被他那显眼的双下巴遮住了。

“没有啊，从来不后悔。”西于聚尔·奥利反驳道。不过事实上，他有时候确实会想，要是离开警队，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说不定能找个更好的工作。但他绝不可能在戈费面前承认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更别说他会这么想也是受了戈费的启发——毕竟，要是像戈费这样的笨蛋都能读懂法律，那随便谁都能做到。

“我看啊，你总是和同性恋为伍。”埃尔马加入谈话并朝因格福尔投去责备的目光。

“我们走吧。”西于聚尔·奥利说。他想尽快逃离眼前这场一触即发的宗教辩论。

西于聚尔·奥利转向刚好拿着饮料路过的斯坦娜。她之前一直在税务局工作，每当西于聚尔·奥利遇到申报税务的问题时，总是会打电话请教她，她也总是很乐意帮忙。他知道斯坦娜几年前离婚了，现在正在享受单身生活。今晚他来参加聚会，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她。

“斯坦娜。”他叫住她，“你真的离开税务局了吗？”

“是的，我现在在戈费的银行工作。”她笑着说道，“按照戈费的说法，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富人避税，帮他们省下一笔钱。”

“我猜银行的报酬也更丰厚吧？”

“这还用说，活少钱多。”

斯坦娜又笑了，露出闪亮洁白的牙齿，然后把眼前的一缕头发撩到了耳后。她有一头卷卷的齐肩金发、一副宽脸盘、一双迷人的深色眼睛，还有描成黑色的眉毛——正是孩子们口中的那种“熟女”模样。西于聚尔·奥利不知道她是否知道这个词。当然了，她对这些事情向来门儿清。

“是啊，我猜你也是不愁吃穿的。”他说。

“你呢？没投资玩玩？”

“投资？”

“投股市啊。”斯坦娜说，“你像是那种人。”

“我像吗？”西于聚尔·奥利笑着问道。

“是啊，你有点儿像个赌徒，不是吗？”

“我可担不起任何风险。”他说道，又笑了，“我只做些保本

的买卖。”

“比如说？”

“我只买银行股票。”

斯坦娜抬了抬眼镜。“那确实是最保险的了。”

“还单身吗？”他问。

“没错，乐在其中。”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西于聚尔·奥利坦言。

“你和贝格索拉怎么样啦？”斯坦娜坦率地问道，“我听说你们过得不太好。”

“是，”他回答道，“很遗憾，我们根本没成。”

“贝格索拉是个好女孩。”斯坦娜说。她们曾在这样的场合见过一两次面。

“是的，她的确很……喂，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出来见见面，喝个咖啡什么的。”

“你是在约我吗？”

西于聚尔·奥利点点头。

“算是约会吗？”

“不，不算约会。不过，也差不多吧，既然你这么说了。”

“西吉，”斯坦娜拍了拍他的脸颊，说道，“你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

西于聚尔·奥利盯着她。

“你知道的，西吉，你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那一款？！”窝在公寓门前的车里等着拿下偷报贼的西于聚

尔·奥利吐出这么几个字。那一款？什么意思？他这一款比别人差吗？斯坦娜说的“那一款”是几个意思？

一个背着乐器箱子的年轻男人走了过来，边走边从信箱里拿了报纸，然后掏出钥匙准备开门上楼梯。西于聚尔·奥利赶紧冲进大堂，赶在大门关上之前把脚探了进去，最后成功地进到了楼梯间。年轻人刚要上楼梯，结果被西于聚尔·奥利抓住了。西于聚尔·奥利猛地往后一拉，然后抢走了对方手里的报纸，狠狠地敲了一下他的头。年轻人惊呆了，乐器箱子掉到了地上，自己也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

“起来，你这个白痴！”西于聚尔·奥利厉声说道，并且尝试着把他拽起来。他心想，这应该就是比母亲的朋友住得高两层的那个懒汉，那个自称作曲家的废物吧。

“不要伤害我！”作曲家喊道。

“我没想伤害你。那你以后能不能别再偷古兹曼太太的报纸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对吧？就是住在一楼的那位老太太。什么样的失败者会偷一个老太太订的报纸啊？还是说，你欺负站都站不稳的人能获得什么快感？”

年轻人终于站稳了。他愤怒地瞪着西于聚尔·奥利，一把夺回了报纸。

“这是我的报纸！”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的报纸？”西于聚尔·奥利立刻打断他，“你错了，小伙子，这是古兹曼太太的报纸。”

直到此时他才瞄了一眼大厅里的信箱，总共三排，每排五个箱子。而古兹曼太太的信箱里，他亲手拽出来半截的报纸纹丝未动。

“该死的！”他咒骂着回到车里，灰溜溜地开着车离开了。

周一早上，在去上班的路上，西于聚尔·奥利听说在市中心附近的辛霍特老街区的一栋出租公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一名年轻男子被人割喉杀害了。刑事调查局的人很快赶到了现场，而西于聚尔·奥利接下来一整天的时间都在盘问年轻男子的邻居。期间，他遇到了负责此案件的埃琳博格，她还是像往常一样镇静。对西于聚尔·奥利来说，她实在是镇静得有些过头了。

白天的时候，他接到了帕崔克打来的电话，提醒他今天会面的事情。不过，听说了谋杀案的事以后，帕崔克说要不还是算了吧。西于聚尔·奥利说没关系，他们可以晚一点在他熟悉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没过多久，他又接到了一通电话，这回是局里打来的，说有人想见埃伦迪尔，见不到就不走。局里告诉这个人埃伦迪尔请假回了乡下，但他不信。后来，他说见西于聚尔·奥利也行，不过最后还是离开了，既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说他到底有什么事。最后，贝格索拉打来电话说明晚想见见他，问他是否有空。

五点钟的时候，他离开待了一天的案发现场，来到了市中心的咖啡馆。帕崔克已经等在那里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男士，是他妻子的妹夫，西于聚尔·奥利之前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见过他几次。他面前摆着一杯啤酒，很明显，他已经喝完一杯了。

“真是个忙碌的星期一呀。”西于聚尔·奥利感叹着坐下来，不满地看了那个男人一眼。

男人尴尬地笑了笑，瞥了帕崔克一眼。

“我确实需要喝一口。”他说着，又喝了一口啤酒。

他叫赫尔曼，苏珊娜妹妹的丈夫，是个批发商。

“那么，出什么事了？”西于聚尔·奥利问。

他觉得帕崔克今天看起来有些不自在，估计是因为自作主张把赫尔曼带来而觉得不太好意思。一般来说，帕崔克是很随和的，爱笑，还爱开玩笑。他们有时候会早上一起去健身房，然后一起喝杯咖啡，或者去看看电影，而且经常一起去度假。对于西于聚尔·奥利来说，帕崔克几乎是他最铁的哥们儿了。

“你听说过‘交换伴侣’吗？”帕崔克开口问道。

“没有，怎么了，是一种舞蹈吗？”

帕崔克的嘴唇抽了抽。“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他说道，然后看了一眼正在喝啤酒的赫尔曼。之前和他握手的时候，西于聚尔·奥利发现他的手绵软无力，还湿答答的。他的头发很稀疏，个子一般，尽管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下巴上的胡碴儿却是好几天没打理过了。

“你说的‘交换伴侣’并不是指四十年代流行的那种舞蹈？”

西于聚尔·奥利问。